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二回 做壽文才傳僉士口 充幕友身入宰相家

詞曰：班揚雄略，李杜風華，聽屬求筆走龍蛇，無煩夢生花。
才露爪牙，蒙權臣招請，優禮相加，群推是玉筍蘭芽。
——右調《菊綻黃金》

話說冷於冰生了兒子，起名「狀元兒」，至此時將愁鬱開放，瞬息間又到了鄉試年頭。於冰要早入都中，揣摩文章風氣，二月就起了身。先在旅店內住下，又叫柳國賓、陸永忠二人尋房；尋了幾處，不是嫌大，就是嫌小，通不如意。前此住得王經承家房子，又被一候送官住了。一日，尋到餘家衙門，得了一處房子，甚是乾淨寬敞，講明每月三兩銀子。房主子姓羅，名龍文，現做內閣中書，係中堂嚴嵩門下辦事的一走狗，凡嚴嵩父子贓銀過付，大半皆出其手，每每仗勢作威福害人。他這房與他的住房止隔一牆，通是一條巷內出入。國賓等看的中式，回到寓處，請於冰同去觀看。於冰見外院正中是一座門樓，門樓內有兩扇屏門。轉過屏門，看上面是一堂兩屋，三間正屋；東西廡各有房；南面是三間廳子，倒也寬敞。各裡都是漆桌椅、板凳、杌子等項俱全，又是新油洗出的。房後還有廚房幾間。於冰看了，甚是中意，隨即與了定銀並茶錢。次日早，即搬來住下。過了兩天，柳國賓向於冰道：「房人羅老爺就住在西隔壁，每天車馬盈門，看來是個有作用的人；早晚大爺中會了，也是交識，該拜他一拜才是。」於冰道：「我早已想及於此，但他是個現任中書，我是個秀才，又少，不好與他眷弟帖；寫個晚生帖，我心不願意。」國賓道：「世途路上何妨。做秀才且行做秀才的事，將來做了大官，怕他不遞手本麼？」於冰笑了。到次早寫帖拜望，管門人將帖留下，以出門回覆。於冰等了三四天，總不回拜，甚是後悔。直到第五天，大章兒跑來說道：「隔壁羅老爺來拜！」於冰見寫的是眷弟帖，日前晚生帖也不見壁回。少刻，柳國賓說道：「羅老爺已到門前了！」於冰整衣相迎，但見：

一隻貓眼睛，幾生在頭頂心中；兩道蝦米眉，竟長在腦瓜骨上。談笑時仰面朝天，交接處目中無物。魚腮雕口短鬚鬚，絕象風毛；猿臂蛇腰細身軀，幾同掛面。

兩人到庭上，行禮坐下，龍文問了於冰籍貫，又問了幾句下場的話；只呷了兩口茶，便將鐘兒放下，去了。於冰送了回來，向國賓等道：「一個中書也算不得甚麼顯職，怎他這樣個看人不在眼裡？」國賓道：「想來做京官的都是這個樣兒！」於冰將頭搖了搖，心上大是然。

又過了七八天，於冰正在房中看文字，只聽得大章兒在院外說道：「羅老爺來了。」於冰嗔怪他驕滿，隨口答道：「回他罷，你說我不在家！」不意羅龍文便衣幅巾，跟著兩個極鮮衣俊秀的小子，已到面前。於冰忙取大衣服要穿，龍文擺手道：「不必！」於冰也就不穿了，相讓坐下。龍文道：「忝係房東，連日少敘之至！皆因太師嚴大人時刻相招，又兼各部院官兒絮叨，把個身於弄得無一刻閒暇。前日匆匆一面，也沒有問年兄青年多少。」於冰道：「□九歲了。」龍文道：「好！」又道：「年兄八股自然是好的了，不知也學過古作沒有？」於冰道：「二者俱無一。」龍文道：「弟所往來者，仕宦人多，讀書人少。年兄是望中會的人，自然與他們有交識，不知此刻都能古作者誰為第一。」於冰道：「人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晚生和警者一般，海內名士誰肯下交於我？況自入都，從不出門，未敢妄舉。」龍文將膝一拍道：「咳！」於冰道：「老先生諄諄以古作是求，未知何意？」羅龍文道：「如今通政使趙大人文華，新授了工部侍郎，他止有一個公子，諱思義，字龍岩，今年二□歲，趙大人愛得了不得，凡事無不從其所欲。這公子酒色上倒不聽得，專在名譽上用意。本月二□九日，是他的誕辰，定要做個整壽。九卿科道內，已有了二三□位與他送屏，他又動了個念頭，要求嚴太師與他編壽文，做軸懸掛起來，誇耀誇耀，煩都堂王大人道達了幾次。嚴太師與趙大人最好，情面上卻不過，著幕賓並門下走動的人做了□幾篇，不是嫌譽揚太過，就是嫌失於寒酸，總不像他的體局口氣，目下催他們另做。我聽了這個風聲，急欲尋人做一篇，設或中他的目孔，於我便大有榮光。」於冰笑道：「凡人到老耄期頤之年，有些嘉言懿行，親朋方制錦相祝，那有個二□歲就做整壽的道理？」龍文道：「如今是這樣時勢，年兄倒不必管他；只是刻下無其人奈何！」於冰道：「自宰相公侯以及於庶人，名位雖有尊卑，而祝壽文詞，寫來寫人，不過是幾句通套譽揚話，倒極難出色。這二□歲人題目既新，看來見好還不難。」龍文笑道：「你也體要看得太容易了！太師府中，各樣人才俱有，今我採訪到外邊來，其難可想而知！」於冰道：「就這止用太師身分，與一二□歲同寅於姪下筆是了。」龍文道：「大概作家通知此意，只講到行文便大有差別；年兄既如此說，何不做一篇領教？」於冰道：「如老先生眼前乏人，晚生即做一篇呈覽。」龍文道：「極好！但是離他壽日，只有五天，須在一兩天內做便，才好早些定規。」於冰道：「何用一兩天！」於是取過一兩張竹紙來，提筆就寫。頃刻而就，送與龍文過目。龍文心裡說道：「這娃子倒敏捷，不知胡說些什麼在上面。」接過來一看，見字跡瀟灑，筆力甚是遒勁。看壽文道：

客有為少司空長男龍岩世兄壽者，征言於餘，問其年則僅二□也。時座有齒高爵尊者，私詢於餘，曰：「古者八□始稱壽，謂之開秩，前此未足壽也。禮三□曰壯有室。今龍岩之齒甫壯矣！律之以禮，不得以壽稱也，明甚！且人子之事親也，恒言不稱老闕司空趙公年僅四□有五，龍岩二□而稱壽，無乃未揆於禮乎？」曰：「餘之壽之也，信其人非信其年也。」諸公曰：「請述龍岩之可信者。」曰：「餘之信之者，又非獨於其人，於其人之友信之，所以深信於其人也。」諸公曰：「因友以信其人，亦有說乎？」曰：「說在《小雅》之詩矣。《小雅》自《鹿鳴》而下，《湛露》而上，凡二□有二章，其中如《伐木》之燕朋友。《南咳》、《白華》之事親，悉載焉。蓋上古之世，朋友輯睦，賢才眾多，相與講明孝弟之誼，以事其君親類如此。由此觀之，則事親之道，得友而益順，豈徒在盥漱饋問之節哉！龍岩出無門雞、走狗、打彈、擊丸之行，入無錦帳、玉蕭、粉黛、金釵之娛，惟以誠敬事親為務，亦少年之鮮有者乎？察其所與游者，皆學優、品正，年長以倍之人，而雁行肩隨者絕少。夫老成之士，其才識必奇，其操行必醇謹，其言語必如布帛菽粟，可用而不可少，此非酒醴之分所能羅致也。今龍岩皆得而友之，非事親有以信其友，孰能強而壽之哉！昔孔子子不齊已「有父事者三人，可以教孝；有兄事者五人，可以教弟；有友事者□二人，可以教學。」餘於龍岩亦云。宮、貴、壽均所自有，而餘為祝者，亦為與其友明事親之道，自服食器用，以至異日服官蒞民之大，無不恪尊其親而乃行焉，庶有合於《南咳》、《白華》之旨，而不失餘頌禱之意也。如是即稱壽焉，奚不可？諸公曰：「善！」餘遂書之，以復於客。後有觀者，其必曰：「年二□而稱壽者，自餘之與龍岩世兄始。」

龍文從首到尾看了一遍，隨口說道：「少年有此才學，又且敏捷，可羨，可畏！我且拿去著府中眾先生看看如何。」於冰道：「雖沒什麼好處，也不至文理荒謬，任憑他們看去罷。嚴太師問起來，斷不可說是晚生做的。」龍文道：「他的事體甚多，若是不中意，就立刻丟在一邊，斷不至問起年兄姓名來。放心，放心！」說罷，笑著一拱而別。

又過了兩天，這日於冰正在院中間步，只見龍文從外院屏風前入來，滿面笑容。見了於冰，先作一揖，遂即跪下去了；於冰亦連忙跪扶，二人起來就坐。龍文拍手大笑道：「先生真奇才也！日前那篇壽文，太師用了。果不出先生所料，竟問及先生姓名，大抵有著實刮目之意，小弟日後受庇無窮！左右已將先生名諱，在太師前舉出；府中七太爺也極會寫字，他說先生的字有美女簪花之態，亦欣羨得了不得。小弟心上快活！」說罷，又拍手大笑起來。於冰道：「這七太爺是誰？」龍文將舌頭一伸道：「先生求功名人，還不曉得他麼？此人是太師總管，姓閻，諱年，是個站著的宰相；同今九卿道，有大半都稱他是萼山先生。」說著又將椅子與於冰椅一並，向於冰耳邊低聲道：「日前我在七太爺前，將先生才學極力保舉。他說府中有書啟先生是蘇州人，叫做費封，近日病故。刻下有人舉薦了許多，又未試出他們才學好醜，意思要將此席屈先生，托小弟道達此意，黃金難買好機緣也！先生以為如何？」又言：「大後日是太皇后的祭辰，此日不理刑名，不辦事務，大師也不到內閣去，正是個空閒日子；著我引先生到府前守候，準備傳見」等語。說罷，又將於冰的臂輕輕的拍了兩下，又大笑道：「小弟替先生快活，明年一甲第一是姓冷的了！」於冰

道：「我是讀書人，焉肯與人作幕賓？」龍文道：「先生差矣！先生下場，莫非為的是功名，這中會兩個字，固要才學，也要有命，就便拿得穩，將來做官，也出了太師手心否？這機會等閒人輕易遇不著，設或賓主相投，不但說中會，就是著先生中個狀元，也不過和滾鍋中爆個豆兒相同，何有費力？先生還要細想，還要著實細想！」於冰低頭沉吟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先生皆金玉之言，晚生敢不如命！」龍文大喜，連連作揖，道：「既承俯就，足見小弟玉成有功。只是稱晚生，真是以豬狗待弟；若蒙不棄，你我今日換帖做一盟兄弟何如？」於冰道：「承忘分下交，自應如命；換帖乃世俗常套，可以不必。」龍文道：「如此說就是弟兄了！」一定要扯於冰到他那邊坐坐，連柳國賓等也叫了去，不想已設下極豐盛的席；又硬扯於冰房內見了妻子，兩人叮嚀妥當。

到第三日絕早，於冰整齊衣冠，同龍文到西江米巷在相府大遠就下了車。但見車輪馬跡，執帖的，稟見的，紛紛官吏，出入不絕。龍文叫於冰打點了一片至誠心，又盤算問答的話兒。等到交午時候，不但不見傳他，連龍文也不見叫。陸永忠買了幾個點心充饑，心上甚是煩燥。又過了一會，方見龍文慢慢的走來說道：「今日有工部各堂官議運木料起造明霞殿，又留新放直隸巡撫楊順楊大人吃飯。還有……」話未完，只見好幾頂大轎從府中出來，裡面坐的是衣襟腰玉之人，開著道子，分東西兩路去了。龍文道：「我再去打聽打聽！」於冰等到日西時分，門前官吏散了一大半，方見龍文走出來，說道：「七太爺不知回過此話沒有，老弟管情肚中饑餓了。」於冰道：「看來不濟事，我回去罷。」龍文道：「使不得！爽利等到燈後，方不落不是……」正說間，猛見府內跑出一個人來，東張西望，大叫道：「直隸廣平府冷秀才在何處？太師爺要傳見哩！」急得龍文推送不迭。於冰走到那人跟前，通了名姓，那人把手招，引於冰到二門前，又換了兩個人引道；於冰跟定了那人到一處地方，見四圍都是雕欄，那人說道：「略站一站，我去回覆。」少頃，見那人用手相招，於冰到門前一看，見東邊椅子上坐著一人，頭帶八寶九梁幅巾，身穿油綠色飛魚貂氅，足登五雲朱履，六□以外年紀，廣額細目，一部大連鬚長鬚。於冰私付道：「這定是宰相！」上前先行拜跪，然後打躬。嚴嵩站起來，用手相扶，有意無意的還了半個揖，問道：「秀才幾多歲了？」於冰道：「生員直隸廣平府成安縣人，現年□九歲了，名喚冷不華。」嚴嵩笑了，說道「原來才□九歲。」吩咐左右放個座幾與秀才坐。於冰道：「太師大人位兼師保，職晉公孤，為天子倚托，平治之元老；生員茅茨小儒，今得瞻慈顏，已屬終身榮甚，何敢列坐於大人之前！」嚴嵩顯個愛奉承的人，見於冰丰神秀異，已有幾分歡喜；今聽聲音清朗。說話兒在行，不由得滿面笑容道：「我與你名位無轄，秀才非在官者比，理合賓主相陪。」將手向客位一拱，這就是極其刮目了。於冰謙退再三，親自將椅兒取下來，打一躬，斜坐在下面。嚴嵩道「老夫綜理閣務，刻無寧晷；外省各官公私稟啟頗多。先有一蘇州人費姓，代為措辦，不意於月前病故，裁處乏人。門下屢言秀才品正行方，學富才優，老夫殊深羨愛。意欲以此席相煩，只是杯盤之水，恐非蛟龍遊戲之地也！說罷，呵呵的笑起來，於冰道：「生員器狹斗升，智昏菽麥，深慮素餐遺羞，有負委任；今蒙不棄葑菲，垂青格外，生員敢不殫竭駑駘，仰酬高厚！但少年無知，諸事惟望訓示，指臂之勞，或同少分萬一！」嚴嵩笑道：「秀才不必過謙，可於明日帶隨身行李入館；至於勞金，老夫府中歷來無預定之例，秀才不必多心。」於冰打躬謝道：「謹遵太師鈞命！」說罷，告退。嚴嵩送了兩步，就不送了。於冰隨原引的人出了相府，柳國賓接住盤問，於冰道「你且僱輛車子來，回寓再說。」只見羅羅文張著口，沒命的從相府跑出來，問道：「事體有成無成？」於冰將嚴嵩吩咐的話，細說一邊，龍文將手一拍：「如何？人生在世，全要活動；我是常向尊總們說，你家這老爺，氣魄舉動斷非等閒人，今日果然就扒到天上去了。我要認老弟不真，也不肯捨死忘生，象這樣作成。請先行一步，明早即去道喜！」

次日，龍文早來，比往日又親熱了數倍；問明上館日期，又說起安頓家人們的話。於冰道：「也細細的打算過了：四個都帶夫，使不得；留下兩個，也要盤用；不如我獨自去倒省便，場後中不中再定規。小介等我也囑咐過了，還求老長兄不時教管，少耍胡走生事。」龍文道：「老弟不帶總管們去，又達世故，又體人情，相府還怕沒人侍候麼？萬一總管們一茶一飯，與相府中人口角起來，倒是個大不好看。至於怕他們胡走生事，這卻一點不妨。老弟現住太師府中，總管們除謀反外，就是在京中殺下幾個人，也是極平常事。」本日又請了於冰到他家送行，與國賓等送過六樣菜，兩大碗酒來。次日早，於冰收拾被褥書箱；僱人擔了，國賓、王范兩人押著，同龍文坐車到相府門旁下車。只見兩條大板凳上，坐著許多官兒並執事人等，見了於冰，竟有一半站起來。內有一個帶將巾、穿札綢緞袍的，笑問道：「足下可是廣平冷先生麼？」龍文忙代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太師爺昨晚吩咐：若冷師爺到，不必傳，著一直入來。先生且在大院等一等，我就來。」龍文同於冰到大院，只見那人走在二門前，點了點首，裡邊出來一個人，將於冰導引；又著府內一個人擔著行李，轉彎抹角，來到一處院內：正面三間房，兩間是打通的，擺設的極其精雅，可謂明窗淨幾。方才坐下，人來一個人，領著□六七的一個小廝，到於冰眼前，說道：「小人叫王章，這娃子叫麗兒，都是本府七太爺撥來伺候師爺的。日後要茶水、飯食、炭火之類，只管喚小人們。」於冰道：「我也不具帖，煩你們於七太爺前，代我道意。」第二日，即與嚴嵩家辦起事來。見往來內外各官的稟啟，不是乞憐的，就是送禮的，卻沒一個正經為國為民的。於冰總以窺情順勢回覆，無一不合嚴嵩之意，賓主頗稱相得，這都是因一篇壽文而起。

正是：

酬應斯文事小，防微杜漸無瑕；豈期筆是釣餌，釣出許多咨嗟。